



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II

故人何嘯嘆

叶克飞 著 周彧 绘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故人何寂寞

风雨中的民国故居Ⅱ

叶克飞 著
周彧 绘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人何寂寞 / 叶克飞著；周彧 插图.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060-9517-4

I . ①故… II . ①叶… ②周… III . ①建筑物—介绍—青岛 IV .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124号

故人何寂寞

(GUREN HEJIMO)

作 者：叶克飞

责任编辑：闫 妮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7.875

字 数：1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517-4

定 价：48.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自序

某年某月某日，我从波兰古城托伦出发，驾车前往华沙。途中，我去了一个译名非常拗口的地方——热拉佐瓦沃拉。这里位于华沙西南方，距离华沙仅仅 60 公里，1810 年，肖邦在此诞生。

如今的肖邦故居早已不复旧观，而是粉刷一新，白墙不染纤尘，灰瓦整整齐齐覆盖于上。如此简洁的造型，却宛若童话，大门两侧那一丛从绣球花出力不少。

当年，这栋小楼还仅仅是一幢简陋的平房，仅仅是一座贵族府邸的角落。那时，府邸主人家族鼎盛，院落气派，花园极大，还有许多田地。肖邦的父亲是家族远亲，在府邸里担任法语教师，与妻子在此诞下肖邦。

多年后，曾经鼎盛的家族已经烟消云散，曾经矗立在这里的宫殿式建筑群也在火灾、劫掠中荡然无存。唯一保留下来并被修葺一新的建筑，恰恰是肖邦故居。

那天中午，艳阳高照，我坐在故居旁的长椅上，听着例行的钢琴演奏会。在我身边，还有许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或来自美国，或来自德国，或来自俄罗斯，或来自日本……他们用各种交通方式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肖邦。

也是在那一刻，我更懂得了名人故居的意义。它见证历史，因人而荣，也成为后世之人与居住者之间的纽带。它静静而立，却能穿越时空。

抒情已毕，说点实在的。

作为一个名人故居爱好者，我的旅行总以寻访故居为第一要务。多年下来，走过的海内外名人故居不下数百处。

国外名人故居往往保存极好，修缮完整，若辟成博物馆，更是大有可观之处。相比之下，国内名人故居的情况复杂得多。它大致分几种：一是挂牌并变身纪念馆；二是挂牌保护，以用代养，成为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办公地点，或是供商业用途；三是挂牌保护，但仍是民宅；四是未挂牌的民宅。

寻访第一种最为简单，后三种都要点运气，不然就会吃闭门羹。越是多户居住的名人故居，寻访障碍越多，但这类名人故居偏偏为数最多。而且，因为产权模糊不清，许多名人故居难以妥善保护。

相比之下，变身纪念馆的名人故居最为幸运。但一处故居要成为纪念馆并非易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它未必与故居主人的名气有直接关系，标准极为飘忽。

有时，它与故居主人的背景和政治立场有关。有时，它与当地的名人

故居数量有关。名人故居一多，难免“排资论辈”。而且，许多名人在同一个城市有多处故居，但能挂牌的只有一处。如北京有七八处老舍故居，其中几处已拆除，唯一挂牌保护的是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 19 号。

有时，它又与当地政府对“名人”一词的界定有关。南京的广州路小粉桥 1 号一度失修，并准备拆迁。但 1996 年《拉贝日记》公开，德国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后筹建难民收容所，救济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小粉桥 1 号是其故居，也是收容所之一。经呼吁，有关单位叫停拆迁，并开辟纪念馆，这简直就是一场“生死时速”。

成为机关办公地点或用于商业，也是名人故居较好的“前途”。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杭州“秋水山庄”，这是史量才为沈秋水建的爱巢，颇具传奇色彩。史量才遭暗杀后，心灰意冷的沈秋水将之捐给了慈善机构，后成为著名的新新饭店所在地。在名人故居保护较好的天津，这类故居也不在少数，如俗称“疙瘩楼”的马连良故居，辟为餐馆后声名远播，内部还有马连良纪念展室，可算双赢。苏州保存最好的名人故居当属章太炎故居，它也是以用代养的典范，一方面按原貌进行加固修缮，开辟纪念室，另一方面以用代养，防止故居废弃，如今是苏州市侨办和华侨活动中心。

仍作为民居使用的名人故居为数最多。以青岛为例，数十处名人故居大多是民宅。这些二至三层的欧式小楼均由几家人共同居住，不少非常破败。如梁实秋故居就有七户人居住，共用两个厕所。当年，老舍在青岛写成《骆驼祥子》，其故居后来也成了民宅，一度破败不堪，杂草比人高，前几年改造为纪念馆后才焕发新颜。

如果任由名人故居破败，最终的结果多半是被拆毁。当年我寻访苏州的苏雪林故居时，发现那栋小楼居然成了废品收购站，肮脏不堪，仅存框架。到了 2011 年，这处故居更是险遭拆毁，屋顶已被掀掉，好在有人向媒体爆料，方得保全。

即使产权明晰，甚至仍在名人后代之手，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妥善保护。厦门林语堂故居就一度成了危房，它的产权原属林语堂夫人廖翠凤的亲族，后卖给某企业，但买家与廖家子孙商议搬迁时，后者又舍不得搬走，他们无法承受厦门房价，当地政府依照政策又无法提供安置房，结果导致僵持，也使得老楼失修。与台湾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比较，境遇真是天差地别。

至于众所周知的城镇化大潮，逐利的开发商用推土机粗暴解决问题，社会力量更是很难阻止。因此，可以寄望的唯有官方。首先便是立法，解决如今无法可依的困境。立法必须对“名人”有详细的定义，抛开意识形态的桎梏，客观评价人物。同时厘清产权，不回避历史问题。同时可以多借助社会力量，推广以用代养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办公用地的形式自行承担，也可以推动商用，如咖啡厅、餐厅、图书馆等。这些都是欧洲名人故居普遍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形式，国内如天津等地的做法也已颇为成熟。尽管实际操作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比如原住户的坐地起价和安置问题等，但若想跟时间赛跑，妥善保护名人故居，立法和官方支持是绕不开的两步。

这本《故人何寂寞Ⅱ》，承接《故人何寂寞Ⅰ》的模式，仍是一个故

居一篇文字，再配一张插画。唯一例外是陈翔鹤故居，因为它与汪静之故居同在一楼，故二者共用一图。

对于寻访者来说，与故居的相遇多半是走马观花，甚至仅限于留影。所以，故人难免寂寞。那么，能不能与故居有更深入的交流？我想是可以的，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2017年4月于广东中山

第一章 公子

第二章 大师

第三章 梨园

目录

CONTENTS

旧日王孙，无边风月 ——天津袁克文故居	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 ——上海傅雷故居	戏里戏外 ——北京梅兰芳故居	第一章 公子
传奇于后海谢幕 ——北京张伯驹故居	此间空余悲凉 ——北京老舍故居	十五年大运后，无语话凄凉 ——北京马连良故居	第二章 大师
旧时烟云，物是人非 ——上海白先勇故居	大风堂的开端 ——上海张大千故居	一代老生，宅第深深 ——北京谭鑫培故居	第三章 梨园
孤山俞楼 ——杭州俞平伯故居	刹那光辉之后的庸碌 ——天津曹禺故居	一生行善，晚景凄凉 ——北京荀慧生故居	
隐藏的大师，隐藏的旧居 ——青岛顾随故居	一块多余的诗碑 ——江门新会梁启超故居	疮瘠楼的往昔 ——天津马连良故居	
十年之后当思我 ——天津梁启超故居	68	104	91
118	110	98	

第四章 才女

第五章 育人

第六章 报人

百年孤寂

——苏州苏雪林故居

故人何寂寞

——北京蔡元培故居

消失的《申报》

——上海史量才故居

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

——青岛冯沅君故居

孤独的自由

——北京胡适故居

报人风骨

——天津刘髯公故居

城南旧事

——北京林海音故居

『南开先生』晚景凄凉

——天津张伯苓故居

第七章 客居

——天津刘髯公故居

才女的孤独宿命

——青岛方令孺故居

那一丝魏晋情怀

——青岛陈翔鹤故居

第六章 报人

——上海史量才故居

岛上危楼

——厦门林语堂故居

文理兼修丁西林

——青岛丁西林故居

海一般的绿林

——青岛汪静之故居

234 228 220 213 204 193

153 142 136 127 173 169

第一
章

公
子

旧日王孙，无边风月

——天津袁克文故居

有一类人，如今已极罕见，偏偏我极是喜欢。每在书中遇到一个，都恨不得玩一场穿越，回去与之结交。这种人叫“公子哥”，当然，得加上一串定语——“出身世家，学有所成的富家风雅公子哥”。

说起“公子哥”，很多人都会受电视剧影响，想到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败家子，或者强抢民女不成还遭教训的恶少龙套。但实际上，“不学无术”并非当年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普遍状态，尤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官二代从小读书，根基牢靠，又因经常出入各种场合，所以断不能无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得略通一二。

晚清民国时代，中西文化碰撞，公子哥也往往中西合璧，妙人逸事都多。比如我极喜欢的宋春舫，家境殷实，在欧洲留学时酷爱戏剧，大把银子都用于逛书店，竟买了几千册戏剧书籍，后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时，建书房褐木庐，藏书近八千册，得“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这





位通晓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文字的公子哥，不仅仅是剧作家，还是中国海洋学奠基人之一。

这种文理兼修、有情趣又有理想的公子哥，怎能不让人生景仰？

不过要说民国公子哥，最传奇的当属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他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又是昆曲名票，嗜好藏书与古玩，虽晚景凄凉，但短暂一生堪得上“传奇”二字。

袁克文，字豹岑了，号寒云，袁世凯的次子，母亲金氏是朝鲜王妃之妹。他自小便在诗词书画上天分极高，生活则极放浪，黄浚曾说他“饮醇近妇叹天才”，十分贴切。

妹妹袁静雪曾说：“他（指袁克文）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因为出身显贵，袁克文一生几乎没有钱的概念，真个挥金如土，为了古玩书画，往往豪掷万金。但他又至情至性，收藏古玩书画，绝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转头送人之举时而有之。他是京剧名票，常登台演出，但凡“寒云主人”四字在海报上出现，捧场者必众。他曾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全国伶选大会”，落魄时还曾加入青帮，成了位高权重的“老头子”……

可惜这样一个佳公子，晚景却极凄凉，一度要靠卖文卖字卖古玩为生。1931年，年仅42岁的袁克文去世。

见证他生命最后时光的地方是天津。那时的天津，是失意政客、下台军阀们最爱的居所。一来这里有租界，可安心避世，拎包入住；二来这里临近北京，消息也灵通，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又可拎包就走，可谓进可

攻退可守的宝地。袁世凯下台后，袁家也搬至天津。

寻访袁克文的天津故居时，我遇上了麻烦。按事先所查资料，其故居在和平区成都道 93 号，有几篇资料都指袁克文在这里黯然辞世。但我又偶然看到一篇资料，指袁克文生前最后一个居所是芷江路两宜里，去世后，家人才搬入成都道 93 号。袁克文之子、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亦曾这样回忆过。

到底是芷江路还是成都道？天津某报业集团曾出版了一套《天津小洋楼》，算是“官方说法”，本是极好的资料，可偏偏关于袁克文故居的篇目自相矛盾。开头注明是“成都道 93 号”，可行文到最后，却突然又变成了“两宜里”，可见采访者自己都没弄清楚。

寻访时才发现，芷江路和成都道彼此相接，若以“T”字形来比喻，则成都道为横，芷江路为纵。两宜里并不在两条路相接的位置，而是在芷江路的另外一头，成都道 93 号也不在相接处，不过二者距离不算远。

我遇到的第二个麻烦是：两宜里不止一栋小楼，哪栋才是袁克文故居？问了几个人，大家都一无所知。不过这里的楼都颇简陋，远不似那些花园洋楼般造型别致又豪华。成都道 93 号倒是易寻，一栋英式三层小楼，方方正正，造型平庸。

我找不到更多的资料，但袁家骝作为当事人，回忆应当相对靠谱些，“成都道 93 号”一说或许是以讹传讹。不过，不管是芷江路两宜里还是成都道 93 号，简陋之相似似乎都与一世风流、才情过人的寒云公子不搭调。

当年的袁寒云，风流倜傥，处处留情，一心做个不问世事的名士。他